

549 1

贾植芳小说选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7
4

贾植芳小说选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 方 骏

插图 盖茂森

贾植芳小说选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3 字数 190,000

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1,500 册

书号: 10100·682 定价: 0.90 元

责任编辑 陈乃祥



作者像（1936 年于日本东京）

小 引

“这不是个人的文字事业，”作者在《在亚尔培路二号》第一章末尾说。他自陈他是在记录一个时代。所有贾植芳的小说都可以作如是观。

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，是大动荡、大变迁的时代，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的求生斗争在大多数的岁月里，在广大的范围里是在窒人的氛围气中挣扎着前进的。走的是庄严的道路，但却是坎坷不平、布满着荆棘和陷坑的道路；绝非慷慨激昂的高歌猛进，无宁说，在更多的行程中只会让战士感到窝囊，不是滋味，啼笑皆非，当然还有令人弯腰屈背的物质和精神的重压。只有极少的幸运儿，才有高雅的心情唱小夜曲，画绮丽的梦，最终偏又吉人天相地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条蹊径，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战队的前列……。

贾植芳却是在不起眼的、多半是承担时代苦难的人群中、即所谓“芸芸众生”中走过来的。这部选集所收的小说，除了《一幅古画》外，都用的是第一人称。我并非说小说中的“我”全是作者自己，绝非。有几篇小说的主人公，就是第一人称的那个“我”，如《人的悲哀》、《我乡》等；但其余大部分主人公不是“我”，而是“我”所看到、所接触、所理解的各色人物。“我”只是给读者提供他的视角和评价。但正因为这样，作者是自己放进了小说，放进了这些人物的生活中去的。从这些有些可爱、有些可憎、

有些令人同情、有些令人惋叹的人物身上，人们不是也看到作者所走过的是一条多么曲折、艰辛而又丰富的道路了么？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些人物和作者自己，显示了这苦难的时代的投影，历史的蹒跚的步骤。

这些小说并不描绘历史的巨大的场面，作者只是选取了一些人物，而且大都是小人物；这些人物的经历几乎没有情节可言。

《人生赋》中的主角牙科医生，他在人生历程中跋涉的时间是够长的，地方也是够多的。论时间，从抗日战争的退却阶段到相持阶段；论地域，从上海到重庆，到西安；论遭遇，几起几落，而且对小人物说来还应该算是大起大落。但作者的笔力所向，并不在他的那些曲折的遭遇；这些遭遇在别的作家笔下照例是要大做文章的。然而在这里，整个过程只在人物的轻描淡写的叙述中一笔带过了。读者所看到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这个人物的志趣，追求，人生观，一句话，他的性格，他的时代，他的生活所塑造成的性格。从一个洋行子弟的医科大学毕业生，在抗战的激流无远弗届的冲洗中，将一个私人医院改成伤兵医院；然后又在战争的漩涡中与世浮沉，终于成了弄个“姑娘出身”——现在的读者，大概不知“姑娘出身”是怎么回事了。那就是说，当过妓女的——的“伪组织”，念念不忘七千块钱积蓄的失去了理想的角色。这小人物有一套想法，有他的哲学，他的性格体现在他的哲学里，这种性格连同他的哲学，就是那个如此庄严的大时代的一种怪胎。多么不幸呀！这种怪胎在那时虽不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，却是普遍的、大量存在的现象。时代的复杂性和悲剧性也正在这里。于是，一个小人物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，就象一滴水泡里有大千世界一样，时代的一个侧面包括在其中了。

《剩余价值论》中的余子固，当然是另一流人物，以灵魂的

大起大落说，他的戏剧无宁比上面所说的牙科医生更惊险。作者同样无意于烘染这种惊险，小说只是摄取了人物生活的几个不同阶段的镜头，完成了“这样一个被衰老征服了的年青人”，一只“乌鸦”。在这篇短短的五千字左右的小说里，作者似乎故意不把形成人物性格的历史的蠕动勾勒得清楚一些，只在开头和末尾，在人物性格业已形成的环境里，约略点染了几笔场景，让一个姓张的女政工队员讲了一点军队里的乱世男女的风情，算是一点时代的气氛吧。这点场景和气氛，也只能表明人物此刻是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境遇里，并没有正面告诉读者塑造人物的性格的力量之所在。但是，你却不能说这里面没有时代的投影。作者把时代化成酵素注入人物的性格变化中去了。读着这篇小说，使人不禁要想到鲁迅的《在酒楼上》和《孤独者》给予作者的影响。

《理想主义者》的主角五哥又是另一号人物，小说尖刻的讽刺意义，正在于作者把这个最没有理想的小人物冠以“理想主义者”的名称。这个可怜的丑角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所常见的。说是丑角，却够不上喜剧人物的品格，受的是殖民地的洋奴教育，命运又偏使他落入了对他是如此不遂意的时代里，他只得愤世疾俗而生活在幻想的未来天堂里，追求他的教养所铭刻在他脑中的绅士世界。是的，时代所铸造出来的人是各色各样的。

再往下，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三篇：《更下》、《草黄色的影子》和《一幅古画》。一个时代行将死亡了，在即将咽气的旧世界的机体上，这里那里都有溃烂的脓疮。在毁灭的陡坡上绝望地挣扎着的丑类是值不得丁点儿同情的。如果说作者对在时代中沉沦的牙科医生和余子固之流，多少还有一点怜悯的话，那末对贩卖堕落的何天民，和对那些在与人民为敌的战场上败下阵来的兵油子们，就只有倒胃口的憎厌和切齿的鞭挞了。唱唱冷嘲的“山歌”固然

也可以少快人意，但究竟唤不起人民的敌忾之情，迎接曙光的更有力的武器是无情的揭露。要为一个可诅咒的、行将就木的时代画像，而且要画得准确和传神，也必须得窥透这时代的灵魂。一旦将一些可以代表垂死的时代的某些方面的人物刻画出来，也就宣告了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的死刑，这便是对新时代的催生，保守点说，也是对新时代的呼唤。

至此，自然就无需再细谈《在亚尔培路二号》以后的几篇了。它们的意义是明显的。应该指出的一点是，战斗着的人登场了。这是合于时代的行进的逻辑的，随着战斗，受难，大无畏的死，历史新的一页揭开了。

上面说过，作者是生活在他所描绘的生活中的，他的艺术风格也从这种生活而来。读者们未必需要旁人从文体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小说，要旁人来指出作者的冷隽的讽刺和故意掩藏激情的矜持。在这里只想说，这是生活的铁锤敲击在历史的铁砧上锻造出来的艺术，和那些逞才摘藻的吟唱是大不相同的。

何满子

一九八三年四月于上海闸北一统楼

• 目 录 •

小引.....	何满子 1
人的悲哀.....	1
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.....	24
人生赋.....	41
剩余价值论.....	57
我乡.....	66
理想主义者.....	79
更下.....	91
草黄色的影子.....	98
一幅古画.....	110
在亚尔培路二号.....	138
人的斗争.....	233
血的记忆.....	244
歌声.....	255
编后记.....	263

人的悲哀

自一个人的记忆

“你快隐藏罢！

罪恶与羞耻是不能隐藏的。

你要空气吗？光吗？

可怜你呀！”

——哥德：《浮士德》

我坐在麻袋店门首靠墙放的板凳上，另外也有几个人，和我一样。大家袖着手。早晨焦黄的阳光从匾上溜下，光亮箭一般地在一排挺直的身子上斜穿过，又折进高的油漆剥落了的柜台，在秽湿的地上，扩大成一个四方形的圈子。圈子里不断涌起雾样的细沙，激荡着，飞散着，整个店子内部，被眩耀得模糊和昏暗，象将要凝聚成一团固体。

大家低着头，因为光和冷的交迫，眼睛迷惘着。薄的棉袍子实在抵不住侵来的寒冷，彼此有点抖擞，无形间愈凑愈近，渐就挤做一团，互相寻取着温暖。眼睛有时溜向宽阔的柏油街心，太阳尚未降临它；没有车，冷风在上面寂寞的呼唿，破纸随着飞扬，阴惨，丑恶，好象被遗弃的古旧废墟的旷荒街道。阴沉，寂寞，无聊和苦闷在每个心上缓缓的爬着，纠缠着，生命的继续在这里象

是多余和累赘。……

有哆嗦的京戏调子摇摇落落的飘过来，似乎就在眼前。这引起大家的好奇，松弛的静默如一条橡皮带子般的渐呈紧张，一群寂寞而饥谨的眼睛，灰色里埋着希冀，在街上逡巡。失望地折回来时，一个短小的乞丐模样的中年人在门外的步道上已然出现。一身褴褛、油污不称身的黑色短裤袄，发霜的黑呢帽显得过小地遮着额前的一部分，乱发从它的下面贪婪地四向伸出，蓬蓬松松的，包围着显得无知和乞怜的两只陷进去的眼睛，半嘴巴的乱髭上荡着一堆稀薄的白气。他两手紧抱着前胸，在白气荡漾的紫黑厚唇里发出颤颤的声音，移近门前，向柜台上匆匆地瞥了一眼，便身子和声音一样的颤颤地闪过去了。

“……吓……得……我……啊”

这是什么戏里的一句，被他唱得把那紧张悠扬的韵调完全破坏，孤零零的，象拆了房子下来的几根木料。

“你妈的，吊嗓了哩！——光景离登台不远了。”

一个矮个子头顶秃了的中年人说。他站在柜台里首，显然是才从麻袋堆背后的“柜房”里赶出来的。他有一只突出的假眼睛，陈旧的灰布袍子穿得异常整洁，是店子里的管帐先生，大家喊他“刘大”，小伙计喊他“刘爷”的。他一手拎着布帚子轻快地捧着袍子襟，襟就一飘一忽的，一边向走过的人开了一个玩笑。方而小的脸上从嘴边荡起的世故的圆滑皱纹，在猛然扬起的烟火般的哧笑声里，才倏倏的胜利而逝。

在接续腾起的声音里，连吐痰和咳嗽声音也复杂，象突然由阴晦转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。他们显得炫博地抢着向我说，那过去的家伙是“打闲的”，住在鸡毛洞里，很可怜；接着说：这几天天气霸道，于他们很不利，前天晚上公益成山货庄货栈后门的

倒尸就是这一类人，死得象一只狗，冻得又红又僵，还要受路人的嘲笑和警察的咒骂；装一只“狗碰头”^①，挖一个两尺不到的坑埋掉，运气好的，老天落一场雪，上面那一层土被雪渗着变成冷泥，算保险了；要不，还不是随埋随就给群狗拖出，吃了，骨头都凑不到一块呢！……

随着又乱说了一阵。

我点点头，谢谢他们的热诚。一个回忆此时在我脑里象山峦丛中的月亮，渐渐的升起。但象蒙了一层薄雾，模糊而暧昧。

记得曾有爱美的诗人，说是读完了阿尔志巴绥夫和波特来尔的一切诗文，花钱雇了穷人，从城边的土冢里挖出整齐的头骨骷髅，用酒精浸过，说是它象征着悲哀和恐怖灭亡等等，摆在幽暗的书斋里。那么，这就是什么“打闲者”一类人的脑袋了？于是发出颤颤声音的紫黑厚嘴唇，和它所属那一颗头脑，使我猛烈的打了一个寒噤！

我恐怖地望着四周，人们的态度一如乌云退后的太空，明快而闲适，闲适得简直有点残忍，他们得到欢乐，不再自恼了！……我知道他们对他是嘲笑，或是咒骂，人间哪里找得到真正的怜悯和同情呢？……

于是我恍惚地奇怪地想到我在他们眼中的地位，是不是也象“打闲者”？那些人，连学徒的也瞧不起，因为他们没有职业——“打闲者”！而我呢，却是一个刚自由不久的囚徒，没职业是确凿的，只靠了家庭的“面子”，能闲住在这里，而且住到一月之久了。起先他们对我和对一个高贵的客人一样，这是皮鞋，眼镜，而最

^①是一种木料极薄的棺材，北方的妓女，穷人，死后便装这个，所谓“狗碰头”，意思是单薄的程度，便是狗一碰，就可以解体。

得力的，自然便是那“面子”的力量，和我的“职业”是不相干的。但这态度维持到不久便渐次改变，终至完全改变。这原因，其一自然是我没有贵客的行为表现给他们看，再则，他们不惟彻底了解，而且曾纷纷议论的，那便是我已陷于孤立，有成为流浪者的趋势，因为关于我的新“职业”问题，家庭的意见和我离得太远，简直对立。“掌柜”的态度，便是一具寒暑表，他们分明看到对我的热度一味低降，我的失却保障于是明如镜，清如水，连小伙计当着“掌柜”的面也和我对面坐着喝茶，这在一般商界规法上，对一个客人是绝不许可的。但是，我无形中却化做他们的一员，那些老资格的店员，怜悯或是示威地向我谈着他们自己的身世，一个个都是受尽辛苦，熬到现在的地步，却不容易哩。所以，我曾为那进了监牢的“梦想”，他们就以为浅薄得可笑。

“你把世事看得太容易，简直是胡闹。没有一步越过天的，命里注定是真龙天子的，也还要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哩！”

对于这些玄妙的教训，作为回答，我点点头。耳若无闻的样子闭了眼，耳边再听到一阵悠长的叹息后，一切就都静寂了。

买卖是在歇业的危机中支持着，“掌柜”对它象已然绝望。那不是个常人，或凡人；方而阔的脸面，魁梧的身材，整年穿得和一条缎棍一样。店子里很难见到他，他的出入之所，是贵邸，酒楼，妓馆，饭店，头二等车厢，舞场兴隆的时候，他也曾是雇客，店子在他不过是偶而过夜的地方。他的交际和时髦程度，真使知道他的底细的人吃惊，羡慕，嫉妒。有的誉为一个天才，有的说是失掉生意人的本分，有的不表示意见，摇头不绝。但这一切绝不影响他，他毫不在乎。不错，他出身于荒僻的乡壤和穷困的家庭，先做学徒，因为胆大性子暴，升到伙友时，做了几宗使人赞

叹的事情，于是地位巩固，信用提高，终至自己集股，独立地开了门面。这使一般老商人吃惊而且害怕，便用“横财发不长久”，或“没有天良要遭雷击”等胡说灰他的心，而告戒后者；但他却看穿这把戏，认清世界人生了。渐渐的，守本分的生涯使他不能满足，后来就不顾一切地向前做去。他说乱世出英雄，他的天才绝不只是做一个商人，还有更大的前途。况且，是要人去作事，不是事情作人。于是他的朋友范围渐渐扩大。买卖要塌台的时候，更增长了他的意志，这时候“土膏”^①公卖，他的去处，又增加了一处，回来总是在夜深街静的时候，面颊红喷喷地坐在楼上的椅子上，吸着纸烟，把所订的一份叫做《天华报》的小报过一下目，或兴致勃勃过话瘾似的，向我说着外面听到的一切，比如报上登载的什么新任职的长委之类，他显得平常的样子，指着向我说，“瞧！这玩意儿，也是什么鸡巴长了，我们是老朋友呀，天天烟馆见！哈哈！”接着便是那个人的身世，甚至轶闻，他都源源道出，十分熟悉。

第二天他九时左右起来，太阳的光塞了半楼，街上已然热闹非常。他洗过脸，穿戴好，提了手杖，于是脚步一下一下的象铁锤似的，沉重地在楼梯上响着，楼下一切声音立刻消灭，移去似的清静，但空气又紧张得象皮球一样；地上走着的站定，板凳上的便一字站起。他转下楼梯，圆而锐利的眼睛透过镜片四下扫视着，大的红鼻头冷峻得一动不动，压著阵角的八字黑油胡髭在空中崛强的抖动，象两个威武非凡的门兵。他迈著方的步伐，一身绸缎衣服，没有华丽，只显得严肃，一步一步地走出，到了街上，便过了关口般的，脚步放紧，很快地消失在人丛里。大家如醒来

^①“土膏”——当时官方对鸦片规定的名称。后文说到的“烟馆”便是官营的吸食鸦片烟的店铺。

似的透过一口气，在难堪的沉默里，老伙友眼睛瞅着地，摇着头凄清而愤恨地说：

“这，夜一点以后见！唉，操他妈妈的！……”

但这绝引不起一声欢笑，整个店子象失去太阳的宇宙一般，人只是动物般的，显得渺小和可悲，无知的蠕动和静止。……

没有一点生意，柜台上躺着茶具。电话原是为叫生意按的，但现在，除过探听关于“掌柜”的消息，便没有别的用处。和电话接触一次，大家的眉便皱一次，后来货物停止买进的命令下来了，店子象是被判决了死刑，空气里的活气完全没有了。存货在各处堆积着，冷冷的，和几块大石头一样；接起来象一座连绵的山脉，上面盖着一层浓厚的土液，发着灰黑色。在这座山的怀抱中，伙计们摆桌子吃饭，喝茶，搭床睡觉，聊天，相骂，这店子仿佛开在荒岛上一样，我觉得这些人渐次颓唐下去，动作显得勉强，无聊，机械，就连劝正我的话也很少听见了。

“打闲者”过去，哗笑和一切声音，就象微风起后的树叶，不久便渐次停止了飞舞，又是一个灰色的寂寞降到头上，渐渐浓厚，这里就只剩下钟声是唯一的活的东西。连阳光也显得灰沉，象喝过砒霜后难看的面孔，死滞在这里，等候没落的命运来临。我被刚过去的事情弄得异常混乱和苦闷，便离开板凳，趑入柜台里，低了头，啃着唇，踱着步子。

“他妈的，这老玩意儿又到了。”

象在梦里一般，我终至给这枯燥干哑的声音所惊觉，不加思索的，我知道是叫做起发的那个学徒的声音。他是向我说的。他也是一个笑话过“打闲者”的人。这时，一颗焦黑的方头，象谁从

火灾里抢出来的，上边贴着一双迷紧的眼睛，在我意识里自然的浮起；背是驼着的，说话时也还看见那又黄又黑破落般的牙齿。我抬起头，向街心瞅去，街上已布满了象是毛毡一样厚的阳光，和这里显得是另一个世界。各种声音也各处杂凑了起来，街车急驰地走着。就在门前的街沿上，一只稀见的身材高大的羊，态度轩昂地领着一群仪容大相悬殊的小羊走着。它们颇通人性，竟是秩序井然，和有名气的中学校学生整队去开什么纪念大会一样。

这并不足为奇，每天都有这一回。至少从我住到这店子起，便是这样了。但象现在才发现，使我颇吃一惊。怎么回事呢？我赶到门口，细细观察那领首的老羊，是一只怪慈祥的家伙呢，肥壮整洁，甚至是华贵；两支角，很有修养的样子，老乌木一样的颜色，发润；一双窄小、但澄清如水、显得霭然的眼睛，高高地凸出于长瘦洁净的面孔上。温和地转动；裂痕一样的阔嘴很有主张地闭着，长须飘然。全身高大，扑直，雪亮，象一只鸵鸟；屁股上盖一团厚重的圆尾巴，也还是一尘不染。街道因之显得寒伦，阳光被衬得阴暗不振。——我真吃惊了，这简直是羊群里的一位缙绅，至少也该是个善公，但一方面又不敢置信，因为生来是羊，历史上和自然史上写着，那全盘大功用是供给高等动物做食品的，或鲜吃，或装在罐头里藏着吃，怎么能泰然自若呢？而且那寿数也大概已经不小，这样老而整洁的动物，我似乎也曾看见过，那是教堂里的外国牧师。总之，我实在吃惊，又看到所带领的那一群，却又是那样的愚蠢，不洁，令人失望，甚至厌恶。它们你撞我，我踢你，顽皮天真，一身乱污，却还是一团温顺地跟着走去。很快，转瞬间，就只剩下一阵腥气的烟雾，在一切热闹的声音上，寂寞地随风荡于街空。……

比“打闲者”还要平凡，除过我，就再没有第二个人注意到它